

海盐旧厂房里长出一座余华笔下的“文城”—— 一本书，一座城，一场文学之旅

■ 本报记者 许钟予
通讯员 徐倩妍 施文燕

一间停产的旧厂房，能变成什么？在海盐，答案充满文学的重量：它成了一座可以“住进去”的“城”。

日前，位于海盐县武原街道的“文城旅社”开门迎客，它由原海盐电力仪表厂近4000平方米的老厂房改造而成，灵感正源于作家余华的小说《文城》。

文学作品常常以真实地点为背景或灵感来源，反之，也有很多景点与建筑因文学作品而衍生，成为连接虚构与现实的纽带。海盐将《文城》从书页搬进现实，使之成为游客了解城市的一扇窗口，当人们踏入其中便自然产生情感联结，旅游也从单纯的“看风景”，转变为更有深度的“寻故事”。

当一部小说深入人心，它所承载的情感与想象，能否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一处安放的角色，成为连接作者、读者与城市的枢纽？

一座可抵达的文城

走进文城旅社，暖色的灯光、简约的布置，透着江南旧城特有的宁静。大堂中央，一座巨大的书架巍然矗立，上面陈列着余华的所有作品，卷册连绵，仿佛无数的人生悲欢在此沉淀。

“海盐是我的故乡，武原是我故乡中的故乡。我只要写作，就是回家。”凭借《活着》《许三观卖血记》等作品与一代代读者产生深刻共鸣的余华，让故乡海盐成为独特的文学地标。

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循着文字的气息来到海盐，他们想看见故事里的“胜利饭店”，也想走过作家童年穿梭的“杨家弄”。旅社的诞生，就始于这一次次看似偶然却又命中注定的抵达。

“想找一个能住下来、慢慢体会海盐人文气息的地方。”面对游客们的诉求，本就文脉绵长的海盐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场由文学生发的情感浪潮。

就在这时，原海盐电力仪表厂的旧厂区走进了视野。厂房闲置多年，但结构依然完好；更难得的是，它位于杨家弄，步行即可抵达余华幼时的旧居汪宅。

一个大胆的构想由此诞生：何不将这座沉睡的老厂区，改造为一处立体、可居住的“文城”？

设计团队的第一步，是把自己沉浸于《文城》的字里行间。他们反复咀嚼那个开篇：林祥福抱着女儿，在漫天风雪中走下码头，走向陌生的溪镇。他的寻找，成为整个空间的灵魂隐喻——寻找的不仅是妻子小美，更是一个能让心

灵安顿的家。

这一内核，最终被凝练成了一个极富巧思的品牌标志。这一标志形态似滴落的墨迹，底部还点缀了几处细碎的白色墨点。细看之下，能从中读出三层意象：它既是古体汉字“文”的字形演变，其结构又宛若抱着女儿于雪野中孑孓而行的林祥福侧影，同时，也象征着旅途中不断前行的当代背包客。文学符号、经典形象与未来访客的身影，在此完美交融。

此外，设计团队小心翼翼地处理着“新”与“旧”的关系。他们保留了厂房的钢结构骨架，让工业的厚重感成为空间的底色；又将原本高大的生产空间进行巧妙分割，走廊迂回而幽深，光线从窗外斜射进来，在地面投下长长的光影，让人仿佛置身某段旧日巷弄。

色彩，则是团队从字里行间打捞出的一另一重灵魂。设计团队为客房提炼出四种主题色：文城蓝，是江南水乡氤氲的雾气；大地黄，来自林祥福北方故乡的厚土；朱樱红，既是小美身上的嫁衣，也象征生命的羁绊；葭草绿，则对应着南方溪镇那芦苇起伏的万亩荡，是寻觅本身。

大堂一侧墙上那幅巨大的“余华文学地图”同样格外引人瞩目。地图上，“胜利饭店”“杨家弄”“沈荡”等虚实交织的地标清晰可见。墙边，放着一团白色毛线，每位住客都可以取一段线，在自己走过的文学足迹上钉下一枚图钉，牵线标记。当无数的白线在地图上交织、延伸，便织成了一张不断生长的文学记忆之网。

人们来到这座“文城”，究竟在探寻什么？或许，正如来自杭州的游客俞甜甜所说：“走进这里，有一种走进别人故事里的恍惚感。”这种“恍惚”，远不止于打卡。这是一种对文学本源的触摸，站在作家成长的土地上，让虚构在现实中找到影子。

文城旅社，不止是一间旅社。它是一个入口、一道桥梁，连接着现实的海盐与想象中的文城，也连接着每一位风尘仆仆的现代人，与他们内心深处那片渴望被故事照亮的田野。

文学作品跃入现实

文城旅社的前身——海盐县电力仪表厂，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，是海盐典型的中小型工业建筑。

这座厂房坐落于文昌西路与绮园路交会处，与绮园、张乐平纪念馆、海盐县博物馆等文化地标为伴。因此，这里不仅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工业记忆，同



文城旅社内，书架上摆满了余华的作品。

时也浸润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之中。

随着海盐吹响“古城复兴”的号角，旧厂房的焕新之旅由此开始。设计团队为电力仪表厂旧厂房量身定制了一套“拆除、恢复、保留、更新与置入”的组合策略，选用弧形仿古纹穿铝板覆盖原有的砖立面，为厂房注入新的生命力。日光流转下，幕墙投下如水波荡漾的斑驳光影，仿佛静静铺展开一段旧时光与新篇章的对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厂区中央的池塘是海盐历史上著名的“双池印景”原址，设计团队选择恢复双池景观，并融入滚灯等非遗元素，营造步移景异的园林景观，为市民、游客营造更加舒适的公共文化空间。

从文城旅社往不远处漫步，几分钟便可拐进蜿蜒的杨家弄。这条因清代杨家大户得名的老弄堂，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亮，粉墙黛瓦间藏着一扇木门——这里是余华幼时曾居住的汪氏祖宅。

余华在散文《最初的岁月》中回忆：“我的父母上班去后，就把我和哥哥锁在屋中，我们就经常扑在窗口，看着外面的景色。”从这个窗口望出去的胡同景

象，正是杨家弄日常生活的剪影。

近年来，海盐以绮园为核、护城河为脉，将杨家弄等历史遗存串联成网，让记忆中的古城在当代重新焕发美感与质感。

不久后，汪宅将化身以余华文学为主题的创意书屋，不设直白的陈列，而以“彩蛋”式的意象进行设计，如在《许三观卖血记》专区设计“输液袋”隐喻，邀请读者走进文学的世界。

文字落为现实，故事生出炊烟。不只是文城旅社，在海盐沈荡镇，一家从余华小说里“走”出来的餐馆——胜利饭店，正以其真实的烟火气息，迎接四



文城旅社。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在东阳木雕小镇，画家雪岛打造了一座近9000平方米的民营美术馆

建一座馆，安放艺术和乡情



■ 本报记者 傅颖杰 杨振华
共享联盟·东阳 吴旭华 徐帆

四个月前，东阳市木雕小镇的石马溪畔，多了一座显眼的白色建筑物——

从外观看，雪白的墙体高低错落，像一组画板静置在草坪上，极具艺术韵味；墙体最高处，“雪岛美术馆”五个黑色行书字格外醒目。

走进馆内则更有乾坤，内部空间近9000平方米，集展览、学术交流、公共教育等功能于一体，还藏有诸多名家画作。

这座民营美术馆由东阳籍画家雪岛耗时三年、斥资过亿打造。为什么要在这片建立这样一座美术馆？答案藏在他对故乡的惦念里。

给故乡留个念想

走进美术馆，仿佛走进了雪岛的艺术世界与精神旷野。

雪岛原名何时俊，“雪岛”二字，源于他对内心宁静的向往——想象冬日白雪落在一座安静的岛屿上，静谧而安然。而今，这座美术馆也承载着同样的气息。

馆内陈列着128幅雪岛本人原创的中国画、数幅瓷上绘画，200余幅明清至近现代名家佳作，还有日本画、欧洲铜版画、印度细密画点缀其间，不同时空、不同地域的艺术珍品在此不期而遇。

这些珍贵藏品，一部分源于家族的积累，雪岛的父亲与伯父都曾醉心收藏，留下大量名家书画；另一部分，则得益于雪岛多年浸淫绘画练就的艺术鉴别力，从各地古玩市场悉心寻觅淘得。

“建馆不是炫富，而是给故乡留个念想，我想把最好的作品留在这里。”雪岛

的艺术之路，始终与故乡紧密相连。

从东阳木雕技校的少年，到广州美术学院的求学者；从手握刻刀的木雕学徒，到声名渐起的画家，游历欧美各国时，他发现许多艺术家都会将美术馆安在故乡，于是为故乡建馆的念头在心里生根发芽。

直到2021年，在雪岛“故里逢春”东阳画展上，他的设想与当地邀约不谋而合。终于，木雕小镇石马溪西畔的5亩土地，成为他安放初心和乡情的地方。

在雪岛看来，自我、艺术与故乡并非独立存在，而是相互滋养、彼此成就。故乡塑造了他的艺术底色，房前屋后的一草一木、童年鸟雀扑腾的记忆，皆化作线条与色彩，跃然纸上。

艺术成就了他，也让他拥有了回馈故乡的能力。

三年多来，从设计草图到建筑实景，从室内装潢到展览动线设计，每个细节雪岛都力求完美。

雪岛清楚地知道，馆藏资源与展览特色往往决定着美术馆的“成败生死”。除自身作品外，他将三十余年来收藏的名人佳作入展，并不定期举办临展，让美术馆保持活力和新意。

用线条勾勒生活

雪岛骨子里刻着东阳人的韧劲与灵气。他的艺术根脉源自东阳木雕技法淬炼出的“十八线描法”，这也是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陆光正口中“出神入化”的线条功夫。

在他的笔下，线条具有灵动的生命。看似柔弱的狗尾草，经他勾勒，可化作梦幻的紫色精灵、热烈的红色火焰、温暖的黄色星光，流畅的线条里藏着不屈的张力。



共享联盟·东阳 胡扬辉 摄

以雪岛2006年创作的代表作《寒林》为例：细密枝丫繁而不乱，层次丰富，墨色线条交织出中国画的静谧幽深。当年，这件作品脱颖而出，斩获第三届全国中国画展最高奖，后被中国美

术馆收藏。

“线条是我创作中最重要的利器。”雪岛说，而生活，则是他创作的不竭源泉。

雪岛曾客居福建泉州26年，蛰伏蟠



雪岛美术馆展厅。受访者供图

埔数月，用画笔捕捉簪花女的日常生活；曾数次前往新疆采风，寻找人物画的新突破。

一次令他印象深刻的经历发生在天山脚下热闹的巴扎（维吾尔语“集市”），阳光下，一位老人向这位陌生画家咧嘴一笑，胡须阳光下闪闪发光，宛如霜华闪烁。

“他们眼眸里的纯净，仿佛从未被人世风尘侵染。”雪岛回忆道，那份纯净的眼神深深触动了，促成了《天山大叔》的创作。为呈现细节，在完成勾线、着色、罩色后，他创新了提色方法，使细密弯曲的胡须画面中呈现出随笑意微颤的质感，从而增强了视觉冲击力。

“画家只有走出画室，走入广袤天地，与人民在一起，才能创作出动人的作品。”这是雪岛的深切感悟。

他将这些从天地间采撷来的艺术养分带回故乡，在美术馆的展厅中呈现，使得家乡人与艺术之间的对话有了更直接

当然，文学作品虽常以真实地点为背景，现实中的许多建筑与景点也因文学赋能而焕发新生，成为连接虚构与现实的桥梁。

文学作品从纸页间走进现实，在人类文明史上早有诸多先声。

西班牙巴塞罗那郊外，里卡多·波菲尔设计的“卡夫卡城堡”公寓群，以迷宫般的结构完美诠释了卡夫卡小说《城堡》中那种荒诞的追寻。

它由90个预制混凝土立方体像积木般堆叠，构成一个超现实的集合，其复杂空洞与体积重叠，旨在营造卡夫卡笔下那种迷宫般的、永远无法真正进入核心的荒诞感。

城市可以通过建筑、空间与体验，外化一位作家的精神世界，从而获得独一无二文化身份。作家与城市，彼此成就，相互注释。

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罗洛宫，则呈现了另一种文学转化。这栋1923年落成的百米高楼，其22层结构对应但丁《神曲》的100个篇章：地下室至1层是“地狱”，2至14层是“炼狱”，15至22层是“天堂”。建筑师马里奥·帕兰蒂将文学的垂直宇宙转化为混凝土的垂直城市。乘着电梯上升的过程，也是一次但丁式的精神升华之旅。

海盐的“文城”实践，与之共鸣，又独具东方语境。正如地理学家段义孚所说的“恋地情结”，通过对文学空间的体验，将抽象的情感依附于具体的地理空间。文城旅社不追求奇幻的视觉冲击，而重在营造一种基于共同文本的情感认同与地方依恋。

当人们因为一本书而来到一座城，住进一个故事里，他们寻找的或许不只是风景，更是在纷繁世界中，一种心灵的归属与确认。而海盐所做的，正是点亮一盏温暖的灯，让那些循着文字而来的人相信：故事里的城，可以找到；心中的文城，亦可抵达。